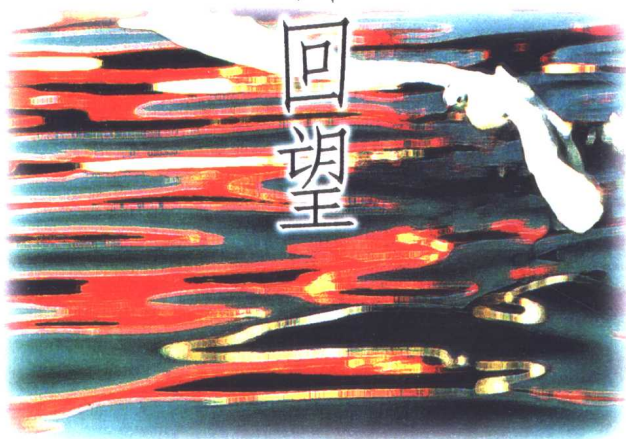


潛

水

瘦谷 著

像流水一樣
回望



潛
文
水

東方出版社

文

从

像流水一样

——



——

活

文

瘦谷 著

像流水一样回望



文

丛

责任编辑:夏 青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宗英

责任校对:唐桂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流水一样回望/瘦谷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活水文丛)

ISBN 7-5060-0900-5

I. 像…

II. 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像流水一样回望

XIANG LIU SHUI YIYANG HUIWANG

瘦 谷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6.875

字数:148千字 印数:1—6000册

ISBN 7-5060-0900-5/G·155 定价:12.00元

一缕怀乡的病痛
就在低头的一瞬
爬上了心间

——此书献给故
乡川西平原

序

◎陈 鱼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写作者实际上是踏上了一条歧路亡羊的艰辛之途,不管他对这道路的艰辛是如何认识都隐不去这一处境。在历史的这一点上我们的背后是众多高耸着的千古绝唱,它们声音的高大雄浑和丰厚多样足以让我们战栗和哑然失声;而我们的面前展开来的是越来越无法透视的斑杂世象,要书写它们又会遇到来自我们自身的诸如话语理清、语言选择以及言说意义本身等各种各样的困惑,这些困惑生成的庞大附着之物也会不断地阻挠我们写作的行进,使我们在重重不断递进的困惑中再度定位和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不曾改变的世界,我们今天的境遇和前人的境遇有着何其多的相似性;另一种意义上,世界又是全新的,它不断地生成着不同的个体,被独特的个体观照着的世界就是新的世界。现代写作者的声音也正是在被独特观照的世界和个体形成的奥秘上,才能找到言说的意义;才能在引向和展开于自身的话语中,遇见不可替代的可能性。作为个体的写作者需要一套自身的语言系统来表达,而在当下越来越抹煞个性的、对语言的情性使用中,语言相对于个体照临的生动世界,越来越显得筋脉硬化和力不从心。那么在这种大语

境中,写作者必须维护语言的纯粹,抵抗陈词滥调,摆脱辞不达义,在语言惯势的裹挟下逆流行进,去找寻自身的话语能力和独有的话语方式,让语言展开它的生命张力。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写作者不可躲避的使命。严肃的写作者的写作似乎体现在思与被反思、坚定与怀疑并行的悖论之中,或许,它永远都不是一个结果,而只是一条许多纵横交错中的迂回着的路径,写作者只是在他的螺旋行进中不断地去找寻真正的道路。

散文作为写作展开着的道路之一,它是一种最直接、最自由的叙述形式,它的自由和随意性亲切地款待着每一位写作者。也正是因了它的太多的自由和随意,我们须保持相当的自律,使我们的话语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下成为可以倾听的话语。太多的人云亦云、重复了又重复的腔调、漫不经心司空见惯的词句以及刻意“标新立异”的不知所云,已在话语中弥漫成浓重的语言的雾障,影响着人们的视觉。这种顽固的语言病症以其广泛的病源及不能自控的惯性延伸,影响着话语的真实的传达,同时也会惯养一些只会阅看烟雾的、需要纠正的病态视力。清醒的写作者在维护语言的纯粹性上,自会有其鲜明的旗帜。这旗帜不是高扬起的口号,也不一定是成套的理论框架,而是在他们清醒意识下对具体写作的感性把握和个性选择,是他们已表现出的清新、质朴、丰沛和生动的语言。

在我的想象中,写作者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有灵异的素质,他们的头脑具有超常的速度,这种头脑在身体之前就先行遭遇悲哀、瞥见虚无、先见或先知;另一类则不轻易让头脑和身体分离而使其相携并步,他们的行路就依着如常的速度循序渐进。在我的分类中,瘦谷属于后者。若把另一类人的姿态描述为“飞翔的滞重”的话,可把瘦谷的所属描述为“划行

的激进”。作为这样一个度身者，他很勤勉地拨水前行。他的行速不快，由一叶用语言编织的小舟承载着，面对着实在和虚在的景象，他用接近诗性的目光观看和体察，并努力用与心灵对应的语言表达在文本之中。在他的散文篇章里，他用哀婉的视线寻看被驱散的鸟，观察那只无辜的突然躺下的犬。在那样的视线里，鸟犬可以自己为不平说话；他常以一个客居者的视角远眺城市，并探望城市掀开了窗帘的内境中，那些远从乡下来的苹果、梨子以及香蕉们躺在城市的桌上是否失眠。他用那些由泥土和粮食研成的乡土颜料构成着一幅幅城市的现代寓言；他还以一个南方人的眼光，观看北方的初雪之夜和北方的太阳在大河和雪上投下的爱的光影，那种目光引领人们看见遍布于北国、却又视而不见的图画；更多的时候，他乘着语言之舟，在自己构筑的奇异空间中穿行，在那里时间会落下雪片一样的残影，每一个光影的碎片，都能载他重回往昔。那旧时的滴水的屋檐、倒映着青苔和天光的水井、那井边摇摆来去的白鹅以及趴在桔树上听着钟声的蚂蚁都能从那特异的空间里走出，爬上他这只怀念和追忆的小舟，在空灵中细语，为人们唤醒惺忪的记忆，重现俗世干燥之外的一片清新。在这些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近似童稚的执著与浪漫的神情，和由这一神情化开的美丽的“童话”；在另一些篇章中我们又会看到作者老人一样吟诵俗家的“茶经”，翻开他对时间、生命等古老话题的新的思索。也正是这种不尽的思索，才是使那些“童话”美丽起来的底色。

行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作者是勤谨的，他努力地滑动他的语言之桨，捕捉心灵中涌动着的的水波，并把那波纹理清作承载自身的言语织体。这些言语的织体具有敏捷、清晰、流动的质地，有人把它们描述为“厚实又宁静，静中有复杂，如有藻有

萍、水质不纯却又深感其清澈的江流”。瘦谷如水的文字里融注着他思的激情、现世的感伤、俗常的情怀和对家园的不可遏止的回溯愿望,这些构成着水里的机质和精神内核,是文字流动中的内在底蕴。在瘦谷的文字中,诗和美常常浮动其上,并以流畅回旋的节奏,流水一样地漫漶展延。阅读他的篇章时,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美丽的光点在他的文字的水色中随处可见。

相对看来,散文中的瘦谷更看重“文本的愉悦”:干净整洁的语言质感,疏密变换的言词密度,迭宕起伏的音调节奏,与众不同及不断求新的形式感,困惑之中寻找话语的冒险和越过险境之后的叙述经营。作者对自身骨子里的“忘我”、“逍遥”等中国文化质素有着较明确的了解,他目前的写作正是在这一面展开他对话语的追逐和求索。从瘦谷的某些作品中可以觉出,他并不缺失对当下、对自身困惑的话语能力,但他目前的作品中还较少涉及这类题材。对当下真实存在的话语承载,总是需要写作者的更具责任感、更具承担能力的人格养成。那么已展现开的文本是否是作者目前避让中的选择?也许选择之后的写作者现在正于他没有写出的难言之处思索?

过分的诗性和美、以及训练有素的清晰的表达往往会因写作者对它们的过分信赖而掩盖了那些更富于生机的语言真实;掩盖了写作者自身的表达困境。有时一声粗重但是真实的鼻息也是感人的,那么掩盖着这种鼻息声的刻意的诗意和美是否是一种欠缺?过分清晰、一如既往甚至一往情深的叙述方式是否就能握得住生活的复杂本色?太多的诸如“听着阳光在叶片上滚动的声响”的唯美句式,是否是写作者对它们“美丽”的惰性依赖?这种依赖会不会遮掩写作者另类的、对生活的敏锐触角,以至使话语无力到达某些闪避不开的区域?

对文本的怀疑、发问和反思只有在写作者自身那里才有实质意义,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要求他人归到某个点上来。在每一个个体的成长中,各有其不同的生长点、所处阶段和生长所限;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都是曲径中的迷者,仍行走于执迷与彻悟两端之间。行走的命运是由我们生命的重心、心智的流向、选择的灵悟、穿行的力度和积累的耐性构成的,而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根茎、气质的构成,悟性的支点与路途上的闪失与差错都各不相同。不论我们走了多远,话语成就了多少,世界总是在我们的面前呈现着它的沉默,并展开着充满诱惑、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道路,让那些不轻易自足的写作者于行进中不懈地去探索。

目 录



序	陈 鱼 1
第一辑 白露凉梦	1
时间的残雪	3
海底的火焰	6
城市寓言	13
夜读	21
时间空屋	23
去天国的路和天国中的宫殿	32
生命需要平静	40
第二辑 逝水流年	43
初雪之夜	45
昨日旧事	48
河及水之魔	56
忧伤	61
少年往昔	65
第三辑 北方雪影	73
大河及河边的姐姐	75
黄河雪霁	84
北方冬天的阳光	87

金堤河和赖非	89
狗殇	93
第四辑 菊花和剑	97
远山或玫瑰	99
洗礼	103
遥想苹果园	108
梨及刀子	111
苹果如是说	115
弯曲的香蕉	120
桔子和蚂蚁	124
第五辑 怀乡之烛	129
哪里看鸟	131
像流水一样回望	136
风筝和纸	142
红冰	147
井	149
蝓蝓记	155
梦游之烛	157
夜雨	161
俗家“茶经”	163
第六辑 情何以堪	169
秋天的童话	171
我流出的两次泪水	178
出门在外	181
笔记毛毛	184
“金玛玲”	195
南游记事两件	201
后记	205

第一辑 白露凉梦



时间的残雪

去年冬天的残雪其实也是时间的残雪。我们眼看着它们像一朵朵地上的云团被时间风干，被在温度计中一天天向上爬行的季节吞敛……雪融化的声音从房檐口滴落下来，真的很像古老的以水计时的钟漏。每一下声音都在提醒我们：覆水难收，时间一去不返；逝去的岁月留下的只是充满想象、幻觉的记忆，而不能再现、重逢。所以钱钟书先生说：“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时间的残雪把记忆的照片泡软、泡黄，泡得影像模糊。我们说出的常常是我们的想象，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肯定不是原来的事实——时间本身并不具有可回溯性。

关了一个冬天的窗户已经打开，初春的阳光径直射进屋来。我们看见石头壁炉中的火苗正在熄灭，松香的气味在阳光中像是陈旧的灰尘，在归来的故人的眼中徐徐缭绕、升腾。这一切都予人时间停留的感觉——其实只有在现实中生活得情绪沮丧的人才有这种幻觉。除此之外还有多情善感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他们耽于幻想，热爱童话的气质使他们喜欢做梦。他们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做这种他们称之为“艺术”和“创造”的赌注。他们与时间拔河，与时间作战。看见壁炉中火苗最后的情景，我似乎看到了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最顽

强的火苗即使在生命濒临死亡的最后一刻，它们仍然伸直身体，做一个最后的腾跳。

这些最后的焰舌即使在阳光中也仍然可以把我们的眼睛照亮。当火焰熄灭，我们就感到我们所处的屋子、世界、时空突然一暗。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结束，即使火焰完成了这最后的、感人的挣扎，时间仍然会毫不留迹地匆匆走过。我们可以暂时保留火焰后的灰烬，但却无法保留火焰原本的音容和身体。

火焰后的灰烬其实就是时间的残雪。这些美丽的、白色的翅膀安静地垂落下来，然后消失……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描述火焰曾经的，真实的样子了。

我从冬天末尾的黑屋子中走进春天最初的山岗。早晨灿烂的阳光中，满山岗都是残雪被阳光烧灼时发出的轻轻的、咝咝的声音。残雪卷着身体，在湿漉漉的山岗上三五成群地晒着太阳。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峰仞壁立，水晶一样的冰峰在阳光中发出熠熠的寒光，蓝色的云絮从冰峰的顶端升起，像是一道道凝固的闪电把空气中的水分子汽化。

如果闪电已经横空出世，那么雷声是不是就要滚滚而来？土壤下冬眠的虫子是不是就要苏醒？那个名叫“惊蛰”的调皮孩子是不是就要把地上的残雪吓得魂飞魄散，以至于连身体都会躲进时间深处？虫子和残雪在同一条路上相逢，匆匆忙忙的它们甚至来不及相互问一声好，就错身而过了。松软、湿润的土地中，麦苗舒展开了身肢，而草则笑嘻嘻地露出了星星点点细小的牙齿。

是谁在这山岗上放牧这娇小的白羊？是谁在这山岗上放牧这时间的残雪？

时间在达利的画笔下可以折叠，而残雪呢？柔软的残雪

却不能被一个真正的，关注时间的忧世伤生者保留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季节。美丽的残雪在我们的面前匆匆走过。啊！残雪，你发出的足音是溪流、是瀑布、是东去的大江，还是枝头音乐般闪烁异彩的晶露？

我坐在山岗的石头上，任由残雪在我的心中徐徐地漫漶，感受残雪热烈的簇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我留不住你们，就像我留不住我自己。你们也留不住我，哪怕你们在这山径两旁伸出温情真挚的手，想拉住我在风中飘拂的衣襟。我们都无法感动那放牧时间的老人，在时间老人的统领之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传告我们声音的信使。时间竟然强大专横得不让我们说出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

除了山岗上停留着残雪外，河流上也有残雪，树枝上也有残雪，但鸟巢上没有。黑黑的鸟巢像是冬天中落尽枯叶后的果子，硕大，饱经风霜。

残雪不时从树上啪嗒一声落下来，落到地上和河中。这是春天来到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些枝上的嫩芽齐心协力，“嗨”的一声便把残雪从自己的身上推了下来。

有薄冰噼噼破碎的声音，这声音和河上的残雪一起顺流而下。明亮的阳光从天而降，直达河上漂流浮升的碎冰。从碎冰上折射出来的光斑在我黑色的衣裳和树下的阴影中闪烁闪烁。残雪就在这些站着阳光的浮冰间安静地穿行，而我却看不见河边牧鹅的少年。

是的，在这个季节，残雪将从我们的眼跟前溜走，就像那些暗藏心机、调皮的白鹅从牧鹅的少年的竹杆下溜走一样。我们触景生情地张开嘴巴，却无法唱起往日的牧歌。时间已经使我们再也找不准那首老歌的调子。即使残雪漫漶的水痕最终也干枯消失得踪迹全无。